

系列长篇小说·民国时代

# 古街

刘育新 著



长篇小说

古  
街

刘育新著

博 库

中国 · 美国 · 台湾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# 权 利 声 明

对从博库网([www.BOOK00.com.cn](http://www.BOOK00.com.cn) 和/或 [www.BOOK00.com](http://www.BOOK00.com)) 下载的作品,仅限于家庭内自己私人阅读,博库公司(BOOK00, Inc.)保留一切的版权权利,包括但不限于:出版、复制、传输、发行、出租、播放、传播、展示、制作为磁盘或光盘等现在已有的及将来技术发展所产生的电子和/或数字载体、印制、镜像、设立网站、上载、下载。未经博库公司(BOOK00, Inc.)许可,任何人不得擅自使用作品,无论是出于商业目的还是非商业目的。

未经博库网的许可,任何人不得修改、删除博库网的权利声明和权利管理信息。

博库网自行开发或采用的技术措施、技术手段受法律保护,任何人不得侵害、破坏。

“BOOK00”,“博库”及相关图形等为BOOK00, Inc.的商标。

## 第一章 头颅

民国七年阴历正月十七，北京琉璃厂发生了一件亘古未有的奇事。与往年一样，从初五到十五，是北京人倾城而出，大逛厂甸的日子。厂甸以琉璃厂为中心，形成一个举世无棚的大市场。这里深藏着博大精深的文化底蕴。是京城芸芸众生的乐园。自从“光厂”之日起，京城九陌，万人空巷。人们都集中到厂甸来，填塞蹊路，拥挤难行。人流里有通学硕彦、莘莘学子、达官贵人、命妇娇娃。更多的是平平常常的平民百姓。贩夫走卒，工匠农夫，全聚于此地。此刻京城不分贫富贵贱，不分男女老幼，人们呼朋引类。笑语喧喧、熙熙攘攘，人流如潮。

从海王村过街，一直向西琉璃厂走，街道两旁书肆云集。百十来家店铺家家古书充栋，书香四溢。书肆以它奇异的魅力，吸引着骚人学者，经史学家以及金石巨擘。他们寻觅孤本轶书，以求赏奇释疑。这里有大量的清人笔记，稗史杂著，这些都是旷世的《四库全书》所不备的。更可贵的是，凡学者信札，大家法帖、名人印谱，无不罗致。还有宋刻元刊，甚至能看到唐人写经。一位彬彬儒雅的长着，正在翻阅装帧精美的图书，这位说不定是位著作等身、声震遐尔的学者。

再往西走，便是杂艺场。人们围着一圈圈地。看变戏法、瞧蹦蹦戏、听大鼓书。热闹非凡。

以海王村为中心向北，一直到城墙跟，马路两侧，画棚林立，一家挨着一家。画棚的字画，各有千秋。荟萃着泱泱古国的艺术精华。其中不乏明清名人力作，有唐伯虎的、仇十州的、郑板桥的、任伯年的……中堂、立轴、条屏、横披、对联、长卷、册页、镜芯……举凡山水人物、花草鱼虫，龙虎麒麟……什么工笔的、写意的、兼工带写的，应有尽有，万象纷呈。书法更是洋洋大观。董其昌的、刘石庵的、何绍基的、翁同和的……真草隶篆，不一而足。大名家的字画，有真品，也有赝品。在画棚买画，要看眼力。这些画棚只要随意浏览一番，也要大半天时间。

画棚里还有专门卖年画的。有天津杨柳青的，还有苏州桃花坞的水印木刻年画。什么麻姑献寿、龙凤呈祥、二十四孝、三娘教子、五子登科、八仙过海、马上得利、天官赐福……人物鲜活、彩色艳丽。异彩纷呈。

从海王村向东，沿着琉璃厂东接走，古玩店门前全摆满了摊床。走半里多路，路北就是火神庙。这里除了古玩摊子之外，主要是珠宝首饰、玉石摆件、象牙雕刻。翡翠摊子上的珍宝让人大开眼界：翠玉的扳指、宝石戒指、钻石别针、水晶项链。在这里，还可以看到稀有的蓝宝石、猫儿眼、祖母绿……真是珠光宝气，眩目生辉。弥足珍重。

回过头来到海王村，再向南走，全是出售古玩的摊贩。这里万物杂陈，古董罗列。浓缩了几千年的文明。古色古香，怡情快目。

商周彝鼎、秦砖汉瓦、北魏造像、唐代三彩、宋代瓷器。还有珐琅雕漆官哥定汝钧窑瓷器。明代的宣德炉、清代官窑瓷器。什么郎窑红的天球瓶，象牙白的高足杯，蟹壳青的玉壶春，蜜蜡黄的曲足炉。还有带铭文的古砚、乾隆朝的老墨、鸡血、田黄图章。还有珐琅雕漆、石器竹器、犀角牙雕、铜镜钱币。以及金属珐琅、玻璃内画、玉石翡翠、琥珀象牙的鼻烟壶，在这浩如烟海的厂甸，潜藏着旷世珍品。如果慧眼识珠，细心搜寻，往往可以冀得异宝。因而，好多海内外知名的大收藏家，千里迢迢，赶到厂甸，寻找自梦寐以求的宝物。古董摊床后面，是半新不旧的杂物，什么皮箱捧盒、烟枪酒具、算盘戥子、钟表眼镜、马镫鸟枪、香囊扇坠。甚至可以买到西藏的唐卡法轮、泰国的铜佛……

厂甸最热闹之处，却是火神庙。这里是孩子们的乐园。

火神庙有数不清卖吃食的摊子，什么茶汤、油茶、元宵、馄饨。粢糕、炸糕、切糕、蜂糕。焦圈、薄脆、灌肠、酥鱼。卤鸡、烤肉、熏肠、暴肚。还有豆汁儿、豆腐脑、豌豆粥、棉花糖。薄荷饼、爱窝窝、芸豆糕、豌豆黄。烂蚕豆、螺丝钻、驴打滚、炸三角。老豆腐、熏鱼儿、羊杂碎、炸麻雀……各种小吃，散发着香气，令人馋涎欲滴。，的大糖葫芦、上百面小泥鼓的大风车、一丈多长的五彩缤纷的大风筝……摊贩的叫卖声，风车的小鼓声、抖空竹的响声，汇成一片，有如荷塘蛙鸣，响彻十里。人们流连忘返，不知疲倦。只有忘情地闲逛厂甸，才能真正体会到在北京过年的乐趣。正月十

五厂甸结束，十六拆棚撤摊。十七那天，琉璃厂就显得格外清净。那天还是个阴天。

太阳始终没有露面，沉重的乌云，铅一样地压着高高的房脊。早晨，忽然飘起一场小雪来。街上寒冷，行人稀少。

座落在琉璃厂东街中段路北的韞古斋，忽然闯进一个黑衣人。韞古斋是两间门面的店铺，以经营名人字画为主。也兼营玉石印章、老墨古砚，捎带碑帖。当时，掌柜的萧敬之正和两个徒弟聊天。萧敬之是个中等身材，圆脸大眼，面目和善的人。他看见那人推门进来，带着一身雪。还带进一股冷气，冷气中暗暗浮动着一股腥甜的血味。来人肩上搭着搭链，右手提着一个深蓝色的包袱。大徒弟长生赶忙过去，要给地当央的客人掸去肩背上的雪花。被来人用左手一搪，只好退向一边。萧敬之看到那人一张黑脸，眼神很是古怪。

临街窗下有一张红木罗锅账桌。那人把包袱放在桌上。看样子好象包着将军罐。一定是来卖什么东西的。萧敬之想说，我们不收买瓷器。一想人家大老远来了，怎么也得让人家坐下，暖和暖和。于是就耐心等待那人打开包袱。来人一脸的黑气。匆匆打开深蓝的包袱皮。萧敬之看到一个血淋淋的人头！他摇了摇头，闭上眼睛，睁开来再看。只见桌上的人头双目圆睁，定着幽幽的死光。漆黑的眉毛一根根直立着。铁青的嘴唇紧闭，嘴角上挂着血痕。萧敬之看了，吓得“啊”地一声，倒退一步，双手抖动不止。

不速之客身上的积雪逐渐融化。他的肩背、前胸的颜色就随之

加重了许多。那人嘴角上带着一丝冷酷的笑，咳了一声，说道：

“我杀了人。”

说着，撩开棉袍，拽出一把匕首来。阴沉着脸，不错眼珠地看着萧敬之。萧敬之被盯得脸上流出汗水来。他嘴唇哆嗦着说：

“好汉……你看……我们素不相识。”

“人头在此，你我谁也逃脱不了官司！”

黑衣人的声音，尖锐沙哑，十分刺耳。他一边说着，不住地用手中的匕首蹭那颗人头。萧敬之看到闪烁的刀光，有些头晕。他不敢看死人的脸，却看到它的断颈下一片血迹。血浆洇湿了的包袱皮儿，呈现出粗糙的暗紫色。萧敬之不敢再看。这人命关天的大事令他恐惧。肮脏晦气的人头又让他恶心。他希望赶快把黑衣人请走。于是就先说好话：

“咱们往日无冤，近日无仇……”

“好汉，您还是请走吧。我们小店，咳！”萧敬之又说。

黑衣人隔着玻璃，向街道看了一眼。萧敬之也跟着向外看了一眼。他害怕有人闯进来，看到桌上放着一颗人头，说不清道不明的。

萧敬之心神不安，他听到黑衣人说：“让我走可以，不过得先拿大洋！”

“大洋好说……长生，快把昨天卖画的二百大洋拿来！”

“笑话！二百大洋就能买一条人命吗？”黑衣人大声尖叫起来。正在取钱的长生，瓷在那里不动。

“实不相瞒，小店真的拿不出太多的钱。请好汉多多包含。”

“那好。”黑衣人说着，把门推开。冷气忽地灌进屋来。

箫掌柜赶忙又关上门，他生怕此时碰巧有熟人进来。随后他又壮着胆，拈起蓝色包袱皮的一角，盖上死人的脸。摸了包袱皮的手，特别不得劲儿。他使劲往棉袍上蹭了蹭两个指头。

黑衣人掀开蓝布包皮儿，死人头又露出狰狞的面孔。那人稳稳地坐在红木方凳上，高高地翘起了二郎腿。腰里摸出一个洒金星玻璃鼻烟壶，打铜镀金鍍花盖儿，轻轻倒出少许鼻烟，用拇指尖送到鼻孔吸了。打了两个大喷嚏。好象在自己家里一样。

萧敬之直想哭。他知道能杀人的人，什么事儿都能干出来。可咱们买卖人胆小。让人看见屋里有个死人脑袋，以后这买卖就别想做了。贼咬一口，入骨三分。要真的吃了官司，跳到黄河也洗不清。赶快给他拿大洋，送走算了。于是他说：

“再加二百，再加二百怎么样？”

“两千，少两千不行！”黑衣人威胁道。

萧敬之吃惊不小。这人的胃口太大了。他害怕是害怕，也真心疼钱。这回轮到箫掌柜沉默无声了。黑衣人却稳不住架了。他从凳子上站起，对着萧敬之大叫：

“快，快拿一千块来！”

萧敬之本想给他一千五。看他着急，倒省了五百。忙从腰上取出钥匙，银柜里拿出一千大洋。一一码在账桌上。黑衣早已站起，

一手提着搭链，一手抓大洋。他装大洋时，眼睛溜着店门。装好后，从容地把深蓝包袱对角系好。临走，没忘了和箫掌柜点点头儿。

箫敬之眼瞅着黑衣人开门出去了。门重重地关上。门声使箫敬之一惊。他如梦方醒。嘴里喃喃地说：“破财免灾，破财免灾！”

箫敬之愣了一会，郑重地对两个徒弟说：

“今天这事儿，对谁也不许说！”

两个徒弟异口同声地说：

“是，师父！”

外面的雪越下越大。箫敬之看着窗外的大雪想：

“这人凭空讹去好钱一千。该回家喝酒去了。”箫敬之想错了。那个黑衣人并没有走远。他向西走了几步，旋即钻进紧挨韞古斋的多宝阁。多宝阁一间门脸儿，以出售古瓷为主。掌柜姚以宾正在屋里小解。他一手攥着仿大清的青花釉里红天球瓶的瓶颈，一手掐着家伙，在角落里尿尿。这么早，又是个大雪天，很少有正经买主。他不愿意上厕所。因为外面太冷。没等他尿完，黑衣人突然推门闯进来。吓得姚以宾一哆嗦，把尿憋了回去。他一手提着裤子，一手抓着瓷瓶，扭过头向门口看。他看见进来个人，肩上搭着搭链，手里提溜一个深蓝色的包袱。好象是卖东西的。他瞅了那人一眼。见他长的黧黑，一张瘦脸，眼光挺毒。姚以宾见来人没跟他说句拜年话，又冲犯他顺利地撒尿，心中不快。姚以宾拿着架子，故意不搭理那人。他将装满尿液的天球瓶靠货架蹲在地上。然后，慢慢腾腾

地系裤带。当他系好着藏青色棉袍的扣袷，猛地听到闷闷声。姚以宾吃了一惊。知道自己碰上强人了。他了解这百年琉璃厂，上百家儿的古玩铺、南纸店、书肆，没听说有哪家儿遭抢被劫的。难道今天该我倒霉，遇上黑煞神了？他转过身，看见那人正蹲在地上解包袱。姚以宾在心里笑了：这人明明给我送钱来了。说不定带来什么好东西，怕闯进人看见，才闷闷的。他忙凑过去，弯腰去看。他看到深蓝色的包袱皮上，滚着一颗血淋淋的人头。姚以宾眼前一黑，伸手抓住货架子，货架子晃了一下。姚以宾直起身来，他觉得小肚子连着小便一跳一跳地疼。

黑衣人站了起来。尖声尖气地叫嚷：

“我摊了人命官司，来找掌柜的要个盘缠。”

姚以宾现在明白了，这人是来讹诈的。是奔我的大洋来的。姚以宾一向把钱看得比命重要。他想，我坚决不给他拿大洋。正想着，见那人从搭裤里掏出匕首来，往死人脑袋上蹭。就象剃头的往皮条上磨刀子一样。每蹭一下还咧一下嘴。姚以宾看那人的出刀子，不是冲他来的。渐渐平静下来。心里琢磨，我得想个法儿对付他。那人身材并不魁梧。凭自己的力气满可以治住他。但他手里攥着明晃晃的钢刀，可不是玩的。即使他手里没有家伙，也不能轻易动手。两个在地上滚起来，碰倒了货架，砸了瓷器可就惨了。看起来只有和他斗智才行。可是，看着那人怀里的死人脑袋，和他手里的刀子。姚以宾脑袋里嗡嗡直响，死沉沉的，木头一样，一点辙也想不出来。

“你倒是给不给大洋？”那人的声音象磨擦破碎的瓷片。

“我实在没有。”

“没有大洋不行。”瓷片又响了起来。

“不行你想怎么着？”说完之后，姚以宾自己也奇怪，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胆量。

“不给钱我就死在你这里！”

姚以宾听了，小肚子底下发胀。他想，大正月的，真的从店铺里抬出一具死尸，再加一颗人头。就是满身是嘴，也说不清楚。就算能弄清楚，答对官相上也少不了花钱。说不定折腾几天，耽误挣钱不算，还要从这琉璃厂滚出去去。这时，小肚子又往下一坠一坠地疼起来。想给个四五十块大洋，又实在舍不得。他看了那人一眼。

那人又大叫一声：

“再不拿钱，我就抹脖子了！”

说完，就用刀背往自己大脖子上蹭。这下姚以宾心里有底儿了。知道那人是装佯蒙人的。真要想死，怎么不用带刃儿的那面抹呢？姚以宾咬了咬牙，亮开嗓门儿说：

“你真要死，请到外面死去！”

黑衣人嘿嘿一笑。索性横在门口躺在地上。头下枕着搭裤，一手把人头抱在胸前，一手举着短刀，眼睛瞪得锃亮，看着站在地中间的姚掌柜。

姚掌柜狠下心来，坚决一毛不拔。但是他面对无赖却一筹莫展。他希望有人进店解围。又怕有人进来引起误会。黑衣人又喊叫几声，姚以宾不予理睬。两个人彼此僵持着，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。姚以宾心急如火，却听到那无赖唱起京剧来：

苏三离了洪桐县  
将身来在大街前

声音沙哑破碎，比哭还难听。

姚以宾向窗外望去，灰茫茫的大雪搅成一团，看不清对门博文斋的门脸。姚以宾忿忿地想：这坏蛋怎么不到他店铺去耍赖呢？都是我昨晚没做好梦。姚以宾冷丁想起昨晚的梦，真恶心死人了。他梦到在多宝阁店里闲坐，忽然电话铃响了。响得非常清亮。他站起来去接电话，话筒里钻出一条蛇，直奔他的咽喉。姚以宾一声尖叫，被吓醒了。带着一身冷汗。地上的无赖还在唱：

未曾开言我心好惨  
过往的君子听我言

昨夜的恶梦，应了今天的恶运。姚以宾看了一眼躺在地上的家伙，又看了看挂在墙上的电话。忽然，他灵机一动：我何不用电话把他吓走？姚以宾两步走到电话前。抓起话筒。他使劲摇了摇手柄，

电话铃哗楞响了一下。刺耳的《苏三起解》嘎然而止。

姚以宾故意不看黑衣人。他对着话筒，大声地说：

“喂！你是警察署吗？请张警长讲话……”

他用眼角扫了一下地下的人，看到他一双小黑眼珠滴溜溜乱转。姚以宾接着说：

“张警长吗？您好！啊……哈哈，感谢您昨天的盛情款待！啊……对，自家兄弟，不必客气。是嘛！今天给您打电话，请屈驾您到小店来一趟，最好带两个兄弟。什么事？您来了就知道了。这就来？好，好，兄弟恭候大驾！”

说完，咔地一声挂上电话。

姚以宾坐在红木方柱南宫帽椅上，左手拿起白铜水烟袋，右手拿过取灯点了，咕噜咕噜抽起来。再看那黑衣人，早已蹲起，正在系包袱。他明显地手忙脚乱。然后，往搭裤里装匕首。那人背起沉重的搭链，姚以宾听到哗楞一声。那人慌忙拉开门闩，姚以宾不失时机地说：

“朋友，别怪罪我。我请警长也是出于无奈。”

“今天算我遇见鬼了，咱们后会有期。”

黑衣人开门走了，姚以宾摘下小帽，用袖头擦头上的汗水。他根本不认识什么警察署长，他是炸着胆子，冲着电话念独白，蒙走了讹人的恶徒。遭遇一场虚惊的姚以宾非常得意，他到底没有损失一块大洋。

姚以宾大口喘了几口气。开门将天球瓶里的尿倒在门外阴沟里。漫天飞舞的雪花，把空中塞了个混混沌沌。街道上行人寥寥。那人一定吓跑了。姚以宾想着，走回店堂。白风炉上拿起水壶，往紫砂壶里续了水。他口渴得利害。姚以宾一边喝茶，一边想：那人到底让我吓跑了。姚以宾想错了。黑衣人并没有让他吓走。此时正在他对过的文博斋里。文博斋是个三间门脸儿的店铺。这个古玩铺门面气派十足。朱红的门柱上，刻着一副楹联：

隋珠和璧流传千古

夏鼎商彝罗列一堂

四扇窗棂，古色古香。雕饰精巧。透过雪花，依稀可见窗里多宝格上，古色斑斓的青铜器。黑衣人似乎被它的气魄镇住了。他在门前犹豫一下，到底还开门是进去了。

博文斋和韞古斋不一样。

博文斋三间门脸，三进的屋子。除去门窗之外，贴墙的地方全竖四壁立着红木多宝格里，杂然并陈着青铜礼器：鼎彝甫簋、敦壶卣觥。屋子中心黄花梨四面平大条桌上陈列着青铜乐器和兵器。有钟铎钲磬、刀剑矛枪。间或有玉石造像。

地下立着十几块东汉魏晋的墓碑。屋中间顶柱上，色悬挂着紫檀镶楠木里理石挂屏。顶柱下并排放着两张红木镶大理石方桌。桌上摆着文房四宝、殷墟龟甲、书籍和金石拓片。另一顶柱旁，立着

个红木花台。上置一株老梅。一枝横斜，疏花三五，对之令人神远。

掌柜的陈紫峰四十二三岁的样子。长脸宽额高颧骨方下巴，五官端正。他平时不苟言笑，眉宇间透着书卷气。现在正谈笑风生。坐在他对面的客人叫罗振玉。看来有四十六七岁，留着山羊胡子。脑后留着一条苍灰色的辫子。他架着金丝眼镜，头戴青缎子小帽。穿着蓝花儿丝葛长袍，黑缎子马褂。这罗振玉曾任前清学部参事。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爆发，逃往日本。在东瀛研究金石，考古著书。他近来刚刚回国。打算在北京或者天津开个古玩店。来找老朋友陈紫峰商量是否可行。罗振玉做学部参事时，经常和学部侍郎宝熙到琉璃厂，来博文斋买些古董。更多的是来鉴赏。切磋学问。陈紫峰不仅是个古董商人，同时还是金石学家。两个人经常在一起研究金文和甲骨文。陈紫峰和客人坐在紫檀雕花太师椅上，围着雪白的风炉品茗长谈，忽然闯进来一个黑衣人。

看见炉子上烧水的洋铁壶冒着热气。黑衣人站在门口不动。他想退回去。陈紫峰断定他是送货的。对他手里沉重的包袱倍感兴趣，于是朗声问道：

“朋友，那包袱里是什么宝贝，打开看看。”

黑衣人拎着包袱，冷冷地说：

“死人脑袋有什么好看？”

罗振玉笑道：

“你这个人真会开玩笑！”

“不信你看。”那人紧走几步，把深蓝包袱放在桌案上。另外两个人都站了起来。看那人解包袱皮。罗振玉透过近视镜片看到呲牙瞪眼的人头，吓得一激灵。眼镜险些掉到地上。他脸色煞白，心脏咕咚咕咚跳个不停。忙背过脸去，看炉子上冒着白气的水壶。出人意料的是，掌柜的陈紫峰不慌不忙。好象看到久已向往的三代铜鼎一样，凑过头去，仔细地观察。这让战战兢兢的罗振玉大惑不解：陈年兄怎么会饶有兴致地细看那不祥之物？还不快破费几个钱，打发走这无赖？他用干瘦的手指扶了一下近视眼镜，看看陈紫峰，又看看黑衣人。陈紫峰镇静异常，黑衣人一副有恃无恐地看着人头，洋洋得意。好象画家看着别人欣赏自己的佳作。陈紫峰撂下放大镜，坐回原处。这时，黑衣人已从搭裢里拿出匕首。

陈紫峰双目正视着黑衣人，朗然问道：

“朋友，你想干什么？”

黑衣人回答：“我杀了仇人，走投无路。请大掌柜帮个路费。”

“我与你素不相识，凭什么给你拿路费？”

“我也是死逼无奈。大掌柜若是不给面子，别怪我不讲交情。”

“不讲交情，你想怎么样？”

“我只好把这东西撂在这儿了。”黑衣人威胁地说。

罗振玉闻言吓了一跳。一副厚厚的眼镜片惶恐地对着陈紫峰。

陈紫峰出其不意地说：

“你想好。真的不想要了，我就留下。”